



Collection L'Eclipse
光影译库

Joris Ivens and Documentary Film

伊文思与纪录电影

孙红云 胥弋 [法] 基斯·巴克 主编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Joris Ivens and Documentary Film

伊文思与纪录电影

孙红云 胥弋 [法] 基斯·巴克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伊文思与纪录电影 / 孙红云编.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4.8

(光影译库)

ISBN 978-7-5534-0137-9

I. ①伊… II. ①孙… III. ①伊文思, J. (1898~1989) — 纪录片 — 电影评论 — 文集 IV. ①J95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53804号

伊文思与纪录电影

主 编 孙红云 胥弋 [法]基斯·巴克
出 品 吉林出版集团·北京汉阅传播
出 品 人 刘丛星
总 策 划 崔文辉
策 划 编 辑 胥弋
责 任 编 辑 崔文辉 胥弋
装 帧 设 计 初晓
开 本 650mm×960mm 1/16
印 张 25
版 次 2014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椿树园15-18号底商A222
邮编: 100052
电 话 总编办: 010-63109269
发行部: 010-63104979
网 址 <http://www.beijinghanyue.com/>
邮 箱 jlpg-bj@vip.sina.com
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ISBN 978-7-5534-0137-9

定价: 5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导 言

毋庸置疑，尤里斯·伊文思（Joris Ivens, 1898—1989）是 20 世纪最重要的纪录片导演之一。从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先锋实验，到 1988 年《风的故事》上映的 60 余年中，他一生在世界上 20 多个国家摄制了 80 多部影片^①。他始终以生命的热情和信仰为基石，以手中的摄影机探索现实世界和寻找浪漫（乌托邦）的理想。他的艺术生涯从投身于“为艺术而艺术”为起点，到坚定地以纪录电影干预社会支持革命，“哪里燃烧就到哪里去”，他从一位电影诗人转变为革命者和建设者，他出生入死于西班牙内战、中国的抗日战区、越南的战壕、古巴的革命等第三世界国家人民争取独立与自由的各种革命与斗争中。他还致力于荷兰的围海造田，前苏联的大炼钢铁，美国乡村的电气化、中国的大跃进和越南的灌溉等，伊文思记录了世界范围内的革命与建设，无论是政治意义上的东方还是西方，抑或地理位置上的从南到北，始终燃烧着一个纪录电影人的信仰与激情，他为动荡不安的 20 世纪书写了一部浩瀚的风云录。

伊文思所处的时代，从 1917 年的苏联革命到 1989 年的柏林墙倒塌，

① 数据参见“伊文思欧洲基金会官网”：<http://www.ivenens.nl>

是一个艺术和政治此消彼长的时代。他努力使自己站在时代的潮头，艺术先锋与政治先锋两种身份在他的一生中也此消彼长。伊文思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坚信科学和技术对社会的推动力，他总是使用每个时期最先进的电影语言进行创作。伊文思又一直信仰共产主义，作为一名世界公民，他始终支持社会进步和第三世界的民族独立斗争，反对殖民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我们还能发现伊文思人格的另一面，他是个极富情感的电影诗人，从他 20 多岁表现阿姆斯特丹《桥》的运动和力量，到《雨》的多情，经历了中国《早春》的诗意、《塞纳河畔》忧郁的浪漫，到年届八旬追寻一个电影人最美妙的《风的故事》，片尾那位迎风而立、仰天长笑的伊文思，是他一生精神和诗意的化身。

纵览伊文思一生的创作，他的作品反映了 20 世纪的历史事件、斗争、矛盾、冲突和人类的梦想。他的主题是历史、是时间、是人，这是我们理解伊文思漫长创作历程丰富作品的一致性。伊文思对待自然的浪漫主义态度，对待艺术的理想主义态度以及对待现实社会的激进主义态度矛盾地共存于他的影片中。历史，是一条蜿蜒不确定的河流，总处于潮头的艺术先锋和政治先锋的伊文思，他的命运注定会随着历史的潮流跌宕起伏和毁誉参半。在西方，先锋、诗人、记者、宣传家、自由共产主义者、鼓吹者、灵感的源泉、同道人、导师、乞丐、飞翔的荷兰人，这些词都被伊文思的朋友、敌人、同事以及评论家用在他的身上。在中国，他的名字与“革命家”、“战士”、“共产主义者”、“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艺术家”紧密联系在一起。确实，分开来看，每一个词汇用在伊文思的身上都欠准确，而这些词汇聚在一起，则为我们描述了一个充满矛盾和争议的模糊的伊文思形象。伊文思自己说：“人们可以用两种方法看待我的生平。既可恪守历史的和意识形态的范畴，看到一个投身于革命运动，并为那些为他们的尊严和自由而斗争的人服务的电影家和社会活动家。也可将其视为一部小说，一部留给年轻人的小说。那便成为一个荷兰青年弃离家园，带着他的摄影机去发现世界的历险故事。”西方编撰的《电影百科全书》评论说：“伊文思在西方尽管因为他在政治上的自我局限使他的声誉受损，但他依然是他所处时代最

重要的纪录片人。”^①

从电影技术来看，伊文思经历了世界电影从黑白到彩色、从无声到有声、从配音到同步录音、从35毫米到16毫米胶片的时期。从电影美学来看，伊文思既是纪录片诗学的最早践行者，又是“团结电影”（Solidarity Film）^②长期的身体力行者。于是，纪录片的本体与艺术、与政治、与历史、与民族、与人的关系体现在伊文思各个时期的作品中。

所以，伊文思作为世界“纪录电影之父”之一，对他作品的本体研究，显然是本书第一要务。第一部分：“伊文思电影类型研究”，呈现对伊文思作品本体美学的重要研究成果；第二部分：“伊文思与西方纪录电影”，伊文思出生于荷兰一个殷实的资本主义家庭，而他半生的心血却效力于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和建设，他不断矛盾地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间来回切换他的艺术和人生。这部分的研究呈现了伊文思与自己的祖国复杂的纠葛，以及他在世界各国拍摄纪录片及其影响，这是我们理解伊文思作品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的重要依据。导演对创作的见解和阐释是纪录片理论的重要构成部分。第三部分：“伊文思论纪录电影”是伊文思创作最旺盛时期的电影笔记或手稿，这些文章是他的电影理论和创作依据，也是我们理解1960年代以前伊文思电影的重要依据；第四部分：“伊文思与中国纪录电影”，力图呈现伊文思在中国拍摄纪录片对中国纪录电影事业的贡献和影响。伊文思用他的摄影机纪录了新中国半个多世纪的革命与建设，从抗日战争一直到改革开放。中国，既给予这位世界纪录电影大师最高的荣誉，又给他作为“艺术家”的名字蒙上了最深重的阴影。伊文思半生精力都在纪录中国的变化和努力实现中国的文化，时而坚信，时而怀疑，时而困惑；最后一部分：“‘伊文思与中国’访谈录”，旨在挖掘伊文思在中国拍摄其晚期最重要的两部大型纪录片时的一些记忆碎片，复原伊文思晚年的纪录片创作思想和美学理念。

^① 参见Ephraim Katz主编的《电影百科辞典》中的“尤里斯·伊文思”词条。

^② Thomas Waugh edited, *Show us Life: Toward a History and Aesthetics of the Committed Documentary*, The Scarecrow Press, p120.

这本文集无意为伊文思及其电影提供一个全面而标准的评述，而是力图呈现伊文思的电影工作及其作品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呈现国际间关于伊文思研究的丰富性和差异性，尤其是补充了“伊文思与中国”的研究。伊文思在中国拍摄的纪录电影，在他的电影生涯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国际间关于这部分的研究相当缺失。同样，伊文思电影在国际上的研究状况在中国也显得较为隔膜。本着这样一种“互通有无”的愿景，特邀《伊文思与纪录片》(Joris Ivens and the Documentary Context)的编者基斯·巴克(Kees Bakker)先生加盟，使得本书兼具中西学者的共同视野。同时，对伊文思长期关注的法国文化出版人、“光影译库”主编胥弋先生，参与了书稿的编辑整理和校订工作，几年来，他对本书倾注了不少心血，使本书日趋完善，并最终得以出版。

孙红云

2014年7月于北京

目 录

导 言 /001

第一部分: 伊文思电影类型研究 /001

运动之歌 (荷) 安德烈·斯图夫基斯 /003

《四万万人民》与团结电影 (加) 托马斯·沃 /035

一场战争的两种观点 (法) 基斯·巴克 著 /049

两个“中国”? 孙红云 /066

伊文思电影的音乐和声音 (法) 克劳德·布鲁内尔 /084

纪录片的搬演 (美) 比尔·尼科尔斯 /101

诚实、坦率的搬演: 重构现实 (英) 布莱恩·温斯顿 /113

第二部分: 伊文思与西方纪录电影 /127

一种特殊关系: 伊文思与荷兰 (荷) 伯特·霍根卡普 /129

《塞纳河畔》与50年代法国纪录电影 (法) 米歇尔·拉尼 /143

两封书信之间 (德) 君特·乔丹 /156

伊文思与意大利纪录电影 (意) 维尔吉利奥·托西 /180

伊文思与新拉美电影 (智) 蒂齐亚纳·帕尼萨·蒙塔纳里 /193

一次富有成效的相遇 (法) 让-皮埃尔·塞尔让 /202

第三部分：伊文思论纪录电影 /209

先锋纪录电影笔记(1931) /211

纪录电影的艺术力量(1932) /214

纪录电影的创作方法 /217

好莱坞(1936) /225

好莱坞笔记(1936) /228

《西班牙土地》上映的演讲(1937) /237

纪录片：主观性与蒙太奇(1939) /241

纪录电影中的重复和搬演(1953) /252

电影与进步(1963) /265

第四部分：伊文思与中国纪录电影 /271

我与伊文思 (法)玛瑟琳·罗丽丹 /273

伊文思的中国情 司徒慧敏 /285

伊文思留下的…… 司徒兆敦 /294

伊文思与罗丽丹的中国缘 单万里 /302

一位电影人和一个国家的传奇 张同道 /310

伊文思：少数派报告及其他…… 张献民 /329

第五部分：“伊文思与中国”访谈录 /335

《愚公移山》领队钱李仁的访谈 /337

《愚公移山》摄影师李则翔的访谈 /341

《愚公移山》领队吴梦滨、翻译陆颂和的访谈 /345

张献民《风的故事》的访谈 /358

尼古拉·菲利贝尔《风的故事》的访谈 /371

伊文思生平年表 /382

主要作品目录 /386

编者后记 /389

第一部分 伊文思电影类型研究

运动之歌

——伊文思的早期电影及先锋派创作

(荷) 安德烈·斯图夫基斯 孙红云 李淑娟 译 胥弋 校

火车旅途中……

两条熠熠闪光的平行线
一起向远方汇聚
飞奔的车轮咏唱着运动之歌
我们都在旅途中
奔向过去？
奔向新世界！
我们匍匐世界的脊梁上
(从眼前飞速而逝
离我们越来越远)

——伊文思，1925年1月14日^①

“你可以知道你驾车的速度，感受飞速运动带来的喜悦，难道你不想让

^① 引自伊文思于1925年1月14日写给梅普·巴尔格里·格林的信。Collection Miep balguerrie-Guérin, 伊文思欧洲基金会, 奈美根(Nijmegen)。

你的内在生命也拥有这种速度感吗？”尤里斯·伊文思不无惊讶和担心地询问他的女友梅普·巴尔格里·格林，她是20年代初期伊文思最爱的女人^①。对伊文思来说，运动不仅仅是时代的标记，也是像巴黎和柏林这些新兴大都市的繁忙和喧嚣，还是机械和电子的发明，更是一种思想状态和精神态度。他在信中继续写道：“对此我们不能有些许的三心二意。我真想大声呼喊：全速前进……我们应该像骏马一样奔腾前进。”革新和叛逆并不是目的，而是一种获得新的视角和逃离父辈以及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一代人的每日例行公事般生活的方法。

运动是先锋派时期的创作信条。它呼吁将艺术的想象和设计运用到思想活动的各种新情况中，包括机械的、情感的和心理的。这点也可以在伊文思早年所写的为数不多的一首诗中找到证据。就诗本身而言，说不上是一首佳作，因为伊文思曾经自己写道，1925年，他还没有找到“一种恰当的表达形式”传达他的各种情感和体验。然而，伊文思此后的所有作品都表达了：火车、旅途的感受和发现一个新世界，同时，这也是一种精神活动和有目的的寻求革新。一次又一次，每当这些短暂的感受消失，一种乌托邦思想就在他的旅行中油然而生。从开始到最后，在他所有作品中，这是伊文思一生矢志不渝的信条。

在伊文思第一部成功的先锋派电影之作《桥》(The Bridge, 1928)中，一列火车停止了嘶鸣声，因为可以开合的桥这时打开，形成一个障碍，正好挡住了它的去路。在伊文思开始从事电影创作的初期，他的父亲曾经强迫他子承父业，在这个意义上而言，父亲是伊文思电影事业开始的障碍。而伊文思自己很早以前就自觉地选择过一种自由奔放的艺术家的生活。在影片《桥》中，后来桥面合拢，障碍清除，火车继续前进，胜利地喷着烟雾。机械的运动和摄影的运动结合在一起，以新的画面语言形成一种视觉节奏。绿灯亮起，火车消失在现代主义电影的结局中：以白色背景上闪烁的黑方块结束影片——这种处理方法跟马列维奇(Malevitch)的作品“黑方块”

^① 同上,1926年11月10日, MBG/ESJL。

很相似，是受到德国先锋派艺术家埃格林和鲁特曼抽象画的启发。这也是伊文思本人自由解放的象征，通过《桥》这部影片，伊文思远离了父亲的生意，向电影生涯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在1932年的影片《英雄之歌》(Song of Heroes)中，伊文思以一小段生动的未来主义小火车表达了对可能的未来工业的复杂性的一种灵光闪现，他拓展了摄影艺术与技术革新运动、社会与政治革新之间的联系。然而，也许电影中那些年轻的工人应该意识到这个趋势。1964年，伊文思在影片《胜利的列车》(Le train de la victoire)中表达了这种相似的联系，笔直的铁轨贯穿智利的国土，预示着总统候选人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的竞选专列将会推进智利的社会改革。

在伊文思最后一部影片《风的故事》(Une histoire de vent, 1988)中，他和玛瑟琳·罗丽丹找到了一个简单的形象，来表达伊文思从一个大手术中活过来和濒死的体验。伊文思回到人群当中，逡巡在放风筝的孩子中间，不一会儿，一列火车隆隆地驶过中国的山河。伊文思可以再次旅行了，对这位随时整装待发的人而言，在旅途中是他一生的象征。火车把伊文思带到一个藏着神奇的风神面具的窑洞里，接着影片既是真实地又是隐喻地给了伊文思一把打开存放他所有作品柜子的钥匙。这里的风既是物理意义上的，也是精神层面上给予他持续不断变化的力量。

火车和飞机，从《桥》到《风的故事》，把世界从地理意义上连接成一个整体。同样，电影作为一种媒介在文化意义上把世界连接成统一体，推动世界文化大迁移，然而，世界的矛盾和冲突也空前极端和无情。这种鲜明的冲突是伊文思电影的本质。

令人惊奇的是，伊文思在《桥》中奉行的信条，在六十年后他的最后一部作品中再次回归。在中国拍摄《风的故事》时，由于当地官员的短见，伊文思被禁止进入西安兵马俑实地拍摄，他就自己组建了一支兵马俑队伍（以搬演的手法——译者注）。作为导演，这位老人亲自上阵，站在军队的最前端。伊文思的这个形象参照了军事领域中“先锋”的概念，在法国军事手册中，“先锋”这个词最初是用来描述一种军事策略：即在主力部队出

发作战之前，先派遣冲锋小分队来迷惑敌人，伊文思用在这里来表示先锋派运动概念的源头。没人能想到，这位老人用他的拐杖轻击地面，就能让沉睡千年早已变成化石的秦兵马俑复活了。通过这个神来之举，伊文思表明自己作为一个先锋派艺术家一贯的追求：运动与革新。最终，是艺术家的想象力使这些传统的根深蒂固的东西重新焕发生机，在看似不可能之处获得成功。它使得先锋艺术的探索形成一个完满的圆。这种探索既体现在伊文思早期的创作中，当时他视纪录电影为艺术探索的冲锋小分队，也是伊文思对新世纪的展望，因为缺乏想象力的艺术流传下来的很少。伊文思在故乡奈美根过90岁生日时，曾经这样预言：“21世纪将是一个竞争才智的世纪”。^①

这一章描述了伊文思始终坚持的先锋艺术之路，他在先锋派艺术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先锋派艺术对伊文思而言意味着什么。

先锋电影导语

“在一个没有电影工业的国家，怎么会诞生一个电影导演呢？”荷兰资深电影批评家L.J 乔达安（L.J Jordaan）在他1931年出版的第一部关于伊文思的专著中感到如此惊奇^②。虽然当时距离伊文思创作第一部电影《桥》已经过去4年了，乔达安称伊文思称为最重要的电影导演，他非常惊讶，伊文思的先锋派作品能够如此之快地获得成功、欣赏和支持。这种在荷兰以及国际先锋派艺术圈中的迅速成功主要归于技术上——尤其是剪辑和摄影技术上，影片保持一种冷静和诚实。这个特点从影片一开始就表现得非常突出。而且，这种特征总是表现得恰如其分：“影片知道如何积极而具体地回答观众的各种朦胧的问题。”^③

① 尤里斯·伊文思在奈美根博物馆“Commanderie van Sint Jan”展览开幕式上的讲话。参见 Rondon Jrios Ivens, wereldcineast 1898-1934, 16 November 1988.

② L.J. Jordaan 著《尤里斯·伊文思》，Amsterdam-Het Kompas, 1931年出版，第5页。

③ 同上，第11页。

伊文思突然展现的这种技术革新从何而来？他是怎么成为电影先锋运动的领导者的？在下面的章节中，我们将论及伊文思的家庭、教育和电影训练。我们会发现在技术、政治和艺术领域，伊文思一直处于突出的位置。综合所有这些因素，伊文思的先锋艺术特质总是在时机成熟的时候焕发出光彩。

技术先锋

伊文思成长于一个非常重视观察的家庭中，同时培养了他用裸眼观察和通过镜头观察的习惯。1867年左右，伊文思的祖父威尔海姆·伊文思（Wilhelm Ivens）作为一名摄影师从德国迁居到奈美根。凭着精湛高超的摄影水平，他成为联合利华创建者尤尔根（Jurgens）家族的家庭专用摄影师，以及当时荷兰皇太后的宫廷御用摄影师^①。伊文思的祖父、父亲和他本人，一家三代都曾在柏林职业摄影学院学习，这是当时最全面、最先进的化学和光学技术学院。伊文思的父亲（Kees Ivens）相信销售摄影器材有可能是赚钱的好途径，所以，他在荷兰开办了第一个摄影器材连锁店——卡皮（CAPI）。在该领域中，基斯·伊文思总是第一个关注新技术发展的人，并向公众演示和解释这些新的技术。他撰文说明了活动电影放映机（kinetoscope），还称之为电影的最近的先驱，并参加了卢米埃尔兄弟在阿姆斯特丹举办的第一次“活动电影”展。他曾经预言：“目前生死判定的‘活动摄影’技术的发明，将会在以后获得像印刷术一样在人类历史上的重要的地位。”^②1902年，基斯·伊文思在荷兰展示了伦琴X射线（Roentgen X-Rays）技术。1907年，引进了卢米埃尔兄弟的彩色摄影术。早在1910年，

① 详细信息请看Urias Nooteboom 和本文作者Andre Stufkens合著的《De bron, De familie Ivens en Joris Ivens jeugd in Nijmegen》,in Rondem Joris Ivens, wereldcineast 1898-1934, pp12-32, Het wereldvenster/ nijmegen Museum 'Commanderie van Sint Jan'1988, The C.A.P Ivens are in the Municipal Archives of Nijmegen.

② C.A.P Ivens, manuscript 'De fotografie in de laatste veertig jaren', Nijmegen 1927, written for Veertig jaren fotografie, gedenkboekje der NAFV 1887-1927, Amsterdam 1927.